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

漢紀

按西漢之史司馬遷作之於前班固述
止於武帝之太初而班固則備西漢之
誠二紀又係同小異而已温公所著通鑑
前大綱全用史其間亦有公著通鑑也
攻付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之與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小地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出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係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皆通鑑其下庶幾存而為編詳合
太祖高皇帝下
在位十二年 壽五十三

姓刘氏名邦字李沛豐邑人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沛
父老立為沛公三年羽更立為洪王洪五年即帝位
乙未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
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相封皇帝坐符節降朝廷

沛公

信也音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二遺我園以能寬
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躡殺之沛公因
入咸陽諸將皆爭先入咸陽沛公先破秦入咸陽以待將軍
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沛公先破秦入咸陽以待將軍
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処沛公先破秦入咸陽以待將軍
宋氏曰高帝入關而蕭何獨先收秦丞相府律令圖志
其慮深矣然独不念治天下之道非圖籍之所能備保
天下之道非律令之所能犯者乎秦人以四方未籍為
付之烈燬之中而先王遺志未存於博士掌故之
府使何占高帝少有王天下之志因丞相府以收之此
因博士掌官以收遺書用圖籍之形勢以收效於百載
槍攘之日用帝王之遺書以保治於一定甫安之時則
宗之基業當與以嗣比隆矣夫不知出此遂使先王遺典



復次以項籍之手使天下不見帝王之全書尚何不得
辯其焚矣

沛公見志亦呂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
樊會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為富家翁即此此者羅之
物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原意還霸上瓦留宮中
沛公不叨張良曰秦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
殘賊宜猶素為資以此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愿沛公听會
言沛公乃还軍霸上出留侯世家。十一月沛公悉召諸
縣父老豪傑出沛公世家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偶語者
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余悉除云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此謂權歸父
老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不无恐且吾所以

為法三章

还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為騷然出東耳乃使人與秦吏
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二
公又讓不受曰君粟多非之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
公不為秦王出東耳乃使人與秦吏。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
關秦降卒多怨言羽乃夜擊坑秦卒二十余萬人新安城
南出羽本紀

項羽坑秦卒

胡氏管見曰莫強於人心而可以出。莫可以誠感可以
德化可以義勸也莫系於人而不可以威劫不可以
術討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二十方人不服羽得
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奈何哉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關項羽号秦降將章
邯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
函谷關无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

秦富十倍

計從之。細繖高。已而項羽至關前。閉關。沛公色定。關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

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實盡

有之。欲以求封。羽大怒。饗士平。期曰。擊沛公軍。當是時

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

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

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項伯者。項羽季父也。

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張良曰。臣死

且不避。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也。臣死且不避。強顏耳。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項羽欲擊沛公

項伯見張良

項莊拔劍起舞

張良

樊噲

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眦盡

咸陽

羽書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細柳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只此一向，出無書，入無函，

漢高帝

公起如廁，因招噲出，問行趣。霸上留侯良使謝將，羽既，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吏沛

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實之來也，無常而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嘗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豪傑其伏也，無盡，則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福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網以伺魚也，而願以得鴻。天下之

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夢，行

然羽用之身輯生... 羽曰懷王者吾家所立... 二月羽分天

羽去廣
王乃去

下上諸將羽自以為西楚霸王... 陰秦之江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

羽去廣
王乃去

馬於董翳以距漢路... 諛於人之下... 臣願大王王漢中

南河粉
王乃去

天下可圖也... 項羽所以然失天下而為高祖之所斃者

耳故蕭何以為能諛於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 戰而百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項羽自戰而

高祖

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二萬人從

漢王之國，張良送至褒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

絕所過棧道，燒以沛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

信及張良曰：初，淮陰人韓信家貧，於城下有漂母，見信

飢，飯信，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太

大夫不能自食，吾長王孫，而淮食，豈望報乎？淮陰者，中少

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化。若於是，信俛出袴，下，請伏。信曰：臣死且不避，

也。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

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羽。

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亦未

之可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皆送，

皆歌謔，思東歸。多道亡者，信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于居一二

日，何來，謂王曰：且怒且喜，罵何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

所追，追信，誰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聽將軍久居此乎？

乃召信拜大將，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

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具禮，乃

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

乃韓信也。一軍皆以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

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

王？漢王良父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

死且不避，

蕭何

韓信

張良

言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飲嗜味烏鴉反

言鳥中曰鳥反千人皆感失氣也然不能任屬

將屬歎曰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茲愛言語嘔

嘔吐于外言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者印刑激忍不能予刑五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丁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放逐義帝所

過無不殘滅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大王

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覆城邑封功臣

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嗚呼古曰

且三秦主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數其眾降諸侯至新安

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騎得脫音章邯騎

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

大王王秦者今大王率而東三秦可導檄而定也檄刑以

足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曉遂所信討以上出史

蘇老泉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人君當

觀其才之大小而為御才將之術也漢高一見韓信而授

之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供具飭食皆

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

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

之地以畀之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二人者已極富貴

矣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也

若楚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

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者矣

八月引兵從故道出襲雍指其不雍王卬戰敗走塞王欣

王王騎皆降直格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可文

漢高帝

凌母以

項羽殺

陳平

子

為義帝

子人居右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
 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松送使者泣曰願為妾
 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蚡音妻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蚡音書。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兩意而北擊齊蚡音
 丙申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蚡音擊義帝
 殺之江中出點高祖傳及。陳餘襲破常山張耳敗走漢陳
 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漢王立韓嬰王孫信為韓王
 常將韓兵從漢王。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
 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
 臨濟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譏之平亡去後事項羽拜
 為都尉後傷於劍歸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王與語而悅
 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
 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平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相州家。漢王南渡平陰津幸洛陽新城二老董公燕說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
 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且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
 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
 立義帝今項羽放弑之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編素來擊項
 羽中兵收三河上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
 帝者蚡音也

宋黼曰自昔帝王之興受天命之地總而求其之保全

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無所自容其勢不得也
焉而見之以革之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反道敗德悔
慢自賢則由不可以不伐威侮五行愈蕪三正則區不
可以不征椒擗天紀於是自義和之師矯誣真帝於是
有無條之攻謂祭服益謂暴無傷謂已有天命謂故不
足行於是自牧野之戰去邠之愠不殄則采薇之統援不
可不遣也恭之怒方張則方祖之旅不可不遣也整
居之禍熾則六月之伐不可不亟也謀亂者其結此
則仁義之統紀不明仁義之統紀不明則天下內外
糾失叙固將淪入禽獸夷狄而不自覺者雖欲救一
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帝不聞新城仁義之說不為
洛陽縞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氏相角使幸而勝之則
則凡智於世者孰不反而以相賊力不足也
力於我者孰不交臂以相賊禍亂之來苟有窮之自仁
義之言一明使天下恍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
掩自縞素之師一舉使天下灼知上下定分如天地之
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命人心欲紊而復正
漢雖不純王道而猶藉植扶持至四百餘年之久既絕而
復振或欲竊取而猶不敢者其由此也夫

漢書
卷之九

項上繼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幸出侯
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將兵歸漢漢遂入彭城收其
寶室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自以精兵三萬人至彭
城大破漢軍於睢水音睢漢軍為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
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天風從西北起折
木發屋揚沙石劫其書晦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

漢高帝

亦騎遁去。雷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

王常置軍中為質。音質此用漢書○漢王問吾欲捐關

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將

彭越與項王有隙。彭越與張敖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

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

楚可破也。此謂侯○漢王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

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其

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

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出。○五月漢王至滎陽。諸

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傅音附。謂古曰

給公家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開

而西漢軍滎陽。滎陽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敖音高。謂屬之

周勃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

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日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漢王召談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

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計

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何足疑乎。

命蕭何守關中。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使酈食其。綏類往說魏王豹。且召之約。不聽。於是

漢王以韓信灌嬰。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

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

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

項它。何曰。不能當曹裏。吾無患矣。當漢書遂進兵魏王

張良補

隨何

陳平

陳平

關中

漢高帝

韓信受
魏地

韓信請
兵

盛兵蒲坂以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

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於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中出法書曰高帝韓信

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率燕趙東擊齊南絕楚韓

道西向漢王會於滎陽漢王許之乃遣張耳向俱出法書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五

漢紀

太祖高皇帝

擇信張耳擊趙

丁酉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州音燒二十方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執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行者之資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常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

拔幟

幟趙反從間道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若拔趙幟漢赤幟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音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

背水陣

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走音

擇信定趙地

趙果空壁爭法旗鼓逐信耳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決意必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遂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兵亂遁走法兵夾擊大破趙軍成安君泚水也趙地死禽趙王歇○諸將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

擇信論兵法

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

漢高帝

九江王
布
漢

刻印銷
印

予之生地皆近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寡生得廣武
 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嚮坐師事之問
 曰僕欲北攻燕東伐燕若何而有功廣武君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信曰不用所
 與不所尔向使成安君听子計僕亦禽矣廣武君曰智者
 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將軍虜魏王約誅成安君威振天下然欲率倦敝之
 兵頓之燕聖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今為將軍計莫
 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遣辯士奉咫尺之書燕必听從燕
 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韓信從其策
 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燕王滅秦也○隨何至九江九江
 王布奉命至漢漢王方居林洗足史記漢王布先與反召布入
 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張御飲食從官皆如漢
 王居布文大喜過望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出黥○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之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
 食其曰陛下能復立六國之後德義已行楚必斂社而
 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
 來謂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
 良良曰畫此計陛下事去矣請借前箸直為大王籌之
 其不可者八天下游士高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
 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
 歸事其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
 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南滿故反今趣銷印
 荀悅論曰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立六國自為樹黨酈
 生亦說漢王而得失與者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

漢高帝

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
王所謂割已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
而異形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
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出漢紀

陳平反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
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勃之屬味自持且不過數人耳大
王誠能出指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
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多
以金縱反間於楚言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
不得裂地而王欲以漢為一以成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
果不信鍾離昧等出漢紀夏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
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出漢紀

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大牢具舉進見楚使

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

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

丞相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

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

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徒報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

之城東戰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漢王出

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深壁勿戰令

勿與成皋間且得休息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於元

反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來漢王堅壁不

與戰並漢紀越為漢將游擊楚羽乃使終公守成

紀信誑

漢王取

漢高帝

韓信

韓信

韓信

韓信

皇而自東擊彭越漢王破終公復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

乃引兵攻滎陽城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臯王門出史記○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

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耳死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印即

令張耳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

齊出史記○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

西漢使兵距之擊令其不得西出史記○漢王欲指成臯

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

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大夫教倉天下轉輸以矣藏粟其多

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

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道距蜚狐之口行初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教倉出漢書○食其

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

河濟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使酈生說齊王曰天下之

事歸漢可坐而策也王疾先下齊國可得而保不然危亡

可立而待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與傷印解將重兵

屯歷下以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

戰備出漢書○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

齊欲止辯士蒯徹說信曰前古怪反傲將軍受詔擊齊

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

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

茂成四年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

漢高帝

已乃尊之引兵東走高密出史。楚大司馬公孫守成軍

項王令謹守勿戰。漢數挑戰，出史。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

日。怒，渡江，屯水出史。項王曰：「今沛半渡，漢擊之，大破楚

軍，盡得楚國寶貨，出史。司馬欣自剄，漢上引兵渡河，復取

成。軍軍備就，出史。敖若食項羽，聞成，舉破，引兵軍廣武，與漢

相守。出史。楚軍食少，項王患之，為高祖許大公，其上告

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

於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何如？」幸分我

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首不顧家，鉅殺之

無益也。」項王謂漢王曰：「願與王決戰，決雌雄，毋徒苦天

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相與臨廣武

間，未有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出史。漢王傷，出史。乃捫足，出史。曰：「傷中吾相，漢王既割，卧社，出史。」

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

行軍，疾其困，馳入成皐，出史。韓信已定臨淄，遂東

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

人，易與耳，寄食於漂，且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耕人

之勇，不足畏也。」楚與漢夾澠水而陳，出史。韓信夜令人

為方餘壘，盛沙壘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出史。佯不勝，遂走

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壘，囊水大至，

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廣齊王盡定齊地，

立張耳為趙王，出史。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

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

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

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齊王。」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

崇高帝

項羽

項羽

項羽

項羽

項羽

項羽

徵其兵擊楚出史記。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肝台入武

涉肝台往說齊王信曰：當今二王之爭，權在足下。足下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曰：云則次取足下

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下之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即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

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

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大人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以相人之術，說

信曰：漢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

何謂也？蒯徹曰：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

足下，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

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察齊之故，

有膠泗之地，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

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不可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

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勇

畧震主者自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

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安歸乎？信

曰：先生且休矣。蒯徹復說曰：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

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遂謝蒯

徹出史記。○秋，立黥布為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

韓信，又遣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

漢約中分天下，割淇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楚歸大

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公釋

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已亥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

武涉說

蒯徹說

韓信不

約

期

下

羽日精
天

羽日精

楚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
 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張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
 其不至固君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
 北至穀城雖音皆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楚王后能
 出據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
 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戰十二月項王至城下漢
 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兵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
 人之多出乃夜起飲帳中項曰有美人名虞項
曰力能山皆氣蓋世特不列於楚非不遇因泣下左右皆泣
驅不斷可奈何虞子虞若何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墜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
 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楚餘百餘人至陰陵

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
 攻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
 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
 未嘗敗北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也非戰之罪也今日固
 決死願斬將項旗二勝之今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斬
 漢一將一都尉殺數十百人諸騎皆伏於是項王欲東渡
 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
 地方十里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
 何渡為且藉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
 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被不言籍獨不愧
 於心乎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
 數百人身亦數十餘籍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
 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項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

漢高帝中

王欲屠之至其城丁猶聞弦誦之聲請其守禮義之國為
王死節乃持項王頭示之魯乃降出漢書本紀漢以魯公
禮葬項王封項伯為列侯

大史公曰羽起隴嵎之中前占三年遂將五諸侯兵咸

秦分裂天下而封下侯政由羽出出雖不終近古以來

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

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

而不自責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馮子法言曰或問楚敗項下方死曰天也諒乎信如羽

曰漢屈薛策群策屈群力楚傲傲對群策而自屈其力

屈人者亦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黃公度曰智可以夾天下不可以留天下力可以得天

天下不可以有天下有天下者忘天下者也嬴秦取天

下於六國分裂之餘百戰百勝僅能得之得之艱難惟

恐去之或速凡可以制民之死命者無不過為而殫舉

之雖剪滅屠其有所不恤天下不勝嬴秦之虐疑相率

而跳於刑法之外項氏見民之易叛恐今日之於吾猶

昔日之於秦也舉一城則坑之攻一邑則屠之嗟乎羽

亦人耳好生惡殺誰無是心哉所以斬伐而無一寸愛

惜者亦疑之深矣疑民之叛而求以殺戮止之乃所以

速其叛也帝之入關約法三章羽之入關烽火三月帝

之所過秋毫無犯羽之所過唯類不遺善平民之歸於

君者求以生我耶殺我耶相率而歸之從而殺之何苦

歸之以求殺哉帝不取天下於秦項之手而取於吾民

之心信其自來聽其自至非寬仁大度者有所不能也

封楚

即位

論漢
得失

田陳

漢王不室定陶地入齊王信傳其軍春正月更立齊王

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國彭越為梁王王魏故

地都定陶木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學已少

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殺

之耶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諸侯王皆上疏請

漢王為皇帝一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下汜水之陽世宗書

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徹侯列傳

帝詩曰毋敢隱朕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

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

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

項羽如擊破有功者害之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

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統百姓給餉餽統餉統餉統

斷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運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卒有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項

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軋

龜山王氏曰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故為我

禽初以為信然及觀增之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難用

增元益於賊亡也項籍以門閭匹夫之資首天下諸侯

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尤踏其故轍欲以

力制天下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是

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汲汲於殺沛公假

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平况增已知沛公有天子氣

又可殺乎

項羽已滅田橫懼誅魯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

海島中帝恐其為亂乃使人赦橫羅而召之曰橫來去者

田橫高帝

士

王水者侯不來且卒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和葬之橫既葬二客各穿其冢傍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聞其

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問橫死亦皆自殺

田儼。李布為項籍將數害辱帝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

敢舍匿罪三族布乃髡劍為奴見布自賣於曹朱家朱家

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

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

上乃赦布已拜即中杜軼。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

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乙上

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帝以丁公徇軍中

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時

守成其執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求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此

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徵大利或謂魏則國

家其能以安乎是故斷以失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

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於活為受戮義

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

孫享有天祿四百余年宜矣

齊人蒯敬成隴西過洛陽脫輓轆結衣羊裘因質將軍見

上曰陛下都洛陽當欲去周室比隆哉上曰然蒯敬曰洛

長高帝

卷之六
上郡及

邑天下之中有德則功以王無德則功以亡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扼其背也帝問群臣群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澗倍河向洛其固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說是也上即曰中駕西都長安號秦故為奉春君賜姓劉氏出史張良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谷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原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世家

溫公曰天生之有死譬元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是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孫賓威滿而不止即故子房託於神山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嗟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六

漢紀

太祖高皇帝下

庚十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

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

雲愛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

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

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死走狗

烹高鳥良弓藏敵國破越言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

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田肯賀上曰陛下

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要地勢便利以其

下兵於諸侯警抗居高屋之上建瓴水瓴音令船楫音夫齊

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

勃海之利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計以故此東西秦

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帝曰蘇林曰○上遷至洛陽

赦韓信封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羞

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蘇林曰

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蘇林曰

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

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授也蘇林曰始信將

與其符刻而分之封諸功臣為徵侯蕭何封櫛音侯音所

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蘇林曰論反居臣

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蘇林曰而

獵兔者人也

帝曰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紀

漢高帝

發蹤指示獸麋者人也漢史記依此音從麋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漢史記謂蕭何而後之也

也群臣皆莫敢言出史漢相張良為謀臣亦無戰鬪功

帝使自擇齊三万户良曰臣始起下不為上漢史記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得天下漢史記臣意封留足矣不敢當

三万户乃封張良為留侯漢史記

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漢史記

而何平口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甘本矣

乃復當魏無知相陳承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

秦孤山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春立從兄賈為荆

王弟交為楚王兄喜為代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漢史記

王賈及喜元王交等傳上已封大功王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

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為天子

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憂之曰為

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

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

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

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

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漢書云雍齒我屬無患矣出留侯世家

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

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

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

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漢史記故良因事納忠以愛移帝

意使上無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者虞利及石

世若者可謂善諫天

漢高帝

漢高帝

列侯再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蕭何國世家云

云作十八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

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

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廷相並五歲失軍亡衆跳身

道者數矣蕭何嘗從關中遺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

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嘗全關中以待

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參等百數何缺於漢素何欲

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

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

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封鄂千秋為安

平侯出蕭何世家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

稍南渡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音墨自立為單于遂

滅東胡走月支侵燕代是時漢楚相距中國罷於兵革謂

皮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圍韓王信於馬

邑信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

陽出韓世家帝悉去秦金可義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

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

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二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

文者也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功

知度吾所能行為之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

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

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人姓矣叔孫通笑曰鄙儒不

知時變遂向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孝者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魯最野外習之魯子儀反立竹及茅者

制禮

蕭何功第一

漢高帝

知皇帝之奇

下至吏六百石莫不震恐爾敬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叩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無敢謹譁失礼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璽卿通為奉常出史叔孫通傳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其尊君抑臣者有之及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

温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賈之言而稱善睹叔孫通之儀而歎息然所以不能肯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夫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已哉惜夫叔孫

劉敬

生之為器小也徒竊禮之糟粕以依世請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哉

上自將擊韓王信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匈奴奴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敬還曰兩國相擊此宜奪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上怒罵敬曰奔虜以口舌得官公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霸先至平成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匈奴傳云縱精團帶於白登七日帝用陳平秘計厚遺關氏關氏乃解圍上至廣武赦劉敬斬前使十輩封敬為關內侯號為建信侯出高祖紀及劉敬匈奴傳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拙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常從征伐凡六

出高祖紀及劉敬匈奴傳

何治 山奇計輒益封邑焉柳卿。上至長安爾何治未央宮上未央宮見其壯麗其叔謂何曰天下凶凶科考及勞苦數歲成敗

未可知其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年以重威且母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出漢書高帝紀

溫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即用以裕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為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况示之以侈乎乃云母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室罷敵天下未必不由鄴侯啓之也至宣八年匈奴冒頓殺苦北边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曹欽殺父代立妻羣母鳴

劉敬
和親

射殺其父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冒頓在國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上音單也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

公妻
單于

癸卯九年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出史劉敬傳

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况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是歲更以丞相何為相同

周昌誅
反人子

陳豨反

四千戶
趙劫子

甲辰十年。淑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欲廢之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連王問其說。昌為人吃。音難言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相國。監趙代邊兵。

豨過薛。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嘆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圍也。陳豨曰。謹奉教。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畧趙代。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邯鄲音單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嬖

罵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騶呼未有不至者。今計唯往邯鄲中。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東家呂氏曰。諸將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媿焉以挫趙豨。而隨以千戶之侯。封用不測之厚。施不測之恩。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此帝之所以能鼓弄一世也。

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出史高祖

乙巳十一年。豨軍遂敗。十二年。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其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呂后與

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亟疾。彊人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信

方斬。曰。吾海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誅。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出史高祖

漢高帝

信

溫公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分兵以北禽魏取代外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拔下滎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前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博望夫以盧縮里開田息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不然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拒滎陽信成齊不還振而自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取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微利者市井之志也謂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大史公論之以微令韓信奉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辨

上還洛陽問淮陰侯死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之計上詔齊捕之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上曰置之微傳初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高軼勸王反梁王不听梁大夫僕得罪走滎告梁王與高軼謀反於是上使使掩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上赦以為庶人傳外蜀青衣西還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為呂后泣自言無罪願如故呂后許諾為俱

漢高帝

孫越

梁布

東至洛陽曰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也不如遂

誅之妾謹與俱來曰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及張敖

二族張敖首洛陽下詔有收捕者輒捕之梁大夫乘布使

於齊還奏事越頓首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烹之布曰

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萊陽成

舉問王一節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彭王剖

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彭王病不行而陛下

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

死請就烹上乃釋布罪拜為都尉出使彭越。陸賈時時

前說稱詩書曰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

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

並用長久之術也帝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

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因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

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

其書曰新語雜戲

漢書本紀曰詔曰聞王者莫高於用文霸者莫高於齊

桓皆持賢人而成名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

顯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德者必身勸為

之駕郡守身往勸鬼驚車速之

帝有疾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

日樊噲等排闥直入觸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曰噲

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備也加樊噲反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帝笑而起柳敷○初淮南侯死淮南王黥布已心恐

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大恐發兵反上召諸將問

計皆曰豈子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

之令尹曰是固當反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二反者

彭越

薛公對
黠布

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沒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沒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楚，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麗山之徒也，致方乘之主，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万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千戶。自將兵而東。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必不能來。淮陰彭越皆死，余不足畏。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擊荆擊楚，引兵而西。

黠布

酒

叔孫通
誅易大子

渡淮數戰不利，與百余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番陽人殺布，番浦反效鄉民田舍。出史記。上還過沛，宮置酒，悉召故人父老酒酣，上自為歌，起舞。本紀曰：上擊沛，沛人皆大故沛人父老酒酣，上自為歌，起舞。沛人皆大泣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出史記。立兄子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敖諫，不听。叔孫通諫曰：晉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字古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陛下必欲廢適，暗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推天下震動，奈何！天下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出史記

出高帝

四時月
賢太子

張良傳云呂后使建成侯呂澤劫良為我畫計良曰此
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固請自來今上
見之則一助也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
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
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
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媿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
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苦罵臣等義不
葬故恐而亡也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
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四人為奇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
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上罷酒竟不易
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相國
下廷尉

收稟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清查
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穉尉侍前問曰相國劫大罪陛下
繫之暴也上曰受賈豎金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
王穉尉曰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且陛下距楚數歲
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
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
人之金乎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入謝帝曰相
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
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出蕭相
國世家上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媿罵之曰吾以布衣
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有步
也遂不使治疾繼本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
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上楚切
反

論群臣
長短

漢不迎
醫

漢高帝

規摹引

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燕獨任周勃重少
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乃所知也繼本夏四月帝崩。初高祖不脩文孝
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完
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及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
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杜暹書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
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也由是推之漢丞
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
應得天統矣

（叙傳曰皇矣漢祖慕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
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
舉粵蹈秦刈嬰東稽首革命割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
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
農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班固王命論曰蓋在高祖其與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身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然五
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
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趙音時如鄒赴當食吐哺
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成卒之言斷驥
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幸韓信於行陣拔陳平於
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萃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即要卷之七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八

漢紀

孝惠皇帝

在位七年 壽二十四

諱盈高祖太子也高祖末年欲廢太子賴周昌

張良等得不廢高帝十二年五月崩太子即位

丁未元年太后酖殺趙王酖音鴆鴆鳥以羽貫如意遂斷

戚夫入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居數

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為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

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

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出史占

戊申二年鄭文終侯蕭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何曰君即

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

帝得之矣七月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

屋曰後世賢節吾儉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出蕭家曹參

闕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

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

參代何為相奉事無所變更言遵何約束擇郡國史訥於

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帝怪

相國不治事參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安敢

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陛下

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

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轍漢書曹參代之守

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出史曹相曹參代之守

已酉三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

反惠帝

漢書之
寫

方彊為書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護也漢書噲官及以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冒頓復使使來謝因獻馬遂和親出漢書匈奴傳

庚戌四年除挾書律
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弊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關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善乃其於秦之焚棄也

辛亥五年秋曹參薨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碌碌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謹信守管龔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仁冠羣后 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大尉出陳平周勃傳

癸丑七年秋八月帝崩太后臨朝稱制
班固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建天

高皇后

臨朝稱制

諱雉姓呂氏惠帝之母也惠帝崩太后取後宮

漢惠帝

美人子為太子立之太后臨朝稱制

太后
王諸呂

甲寅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上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大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啖血盟諸君不在邪陳平曰今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可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本紀

胡氏嘗見曰自巳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必也故劉亦謂其遠幸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

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辰書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它日平勃安劉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諸呂
朱虛

平勃
相

庚申七年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侍燕飲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上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後諸呂憚朱虛侯劉氏為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大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畏辛酉八年秋七月太后崩

史記

班固贊曰孝惠高后時國內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戶閭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左傳

呂祿呂產欲作亂輝絳侯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給說呂祿以兵屬大尉大尉入軍門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史記軍中皆左袒大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呂氏紀

胡氏管見曰大尉此限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爾况大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非惟不當問蓋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沛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使人迎代王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謀詐今已誅諸呂以迎大主為各實不可信願相戒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

高帝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詠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擅權專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北軍

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大王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至長安大尉勃請問宋昌曰所

言公公言之所言秘王者無私大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及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出漢書文帝紀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八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九

漢紀

太宗孝文皇帝

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

諱恒高祖第三子封代王陳平周勃既

遣使迎代王立之王至長安乃即帝位

壬戌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

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出平。三

春和議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

鰥寡孤獨困窮之人或沾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

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九十

已上賜帛人二疋絮二斤尺除收學相坐律出漢書。時

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轡在後謂之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二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出。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

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谷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

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谷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万物之宜外鎮抚四

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

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

為丞相出史陳丞相世家帝。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

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

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辯博一歲中起遷至太中

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與禮樂以立宗制更

改正朔

賈誼

改正朔

賈誼

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

過失以啓告朕及幸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出漢書賈山本此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

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

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

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

不敢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

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

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

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

下使天下幸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訥訥然曰將興堯舜

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

賢者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

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本傳元平獄緩刑天

下莫不談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蒙後之臣方

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猶射擊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

望臣切悼之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慙

之上嘉納其言出類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

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帝從霸陵上欲西

馳下峻阪袁盎曰溢反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

右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

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

玄帝

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且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以彘乎上欲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賈誼

樂厚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漢之為漢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之有飢饉以常天之行也

賈誼

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乎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敗民而歸之農

賈誼

驅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陽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以漢書禮樂志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賈誼

除諛諛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諛諛是使衆臣不敢盡其忠而止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也致堂管見曰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既以忠言深計為非謗為妖言則爭為諛言以自售如拍鹿為馬拍野鳥為鶩拍困為芝拍氣後為慶雲拍書為非災拍禁曰所以除舊布新也皇生則曰不

賈誼

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地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溢則曰民無流離也

賈誼

歲飢則曰未有饑者也九賢古是沐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以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言不亦大乎文帝除此今其享

國長世也官哉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

漢文帝

賜之半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幸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甲子三年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十年不得調徒勸反欲

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為謁者僕射史記漢書並云袁

乃請從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因言便自帝細問善拜為甚

高論令之可行出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細問善拜為甚

躬漢釋之從行登虎圈趙旅養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

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晉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詔釋之拜晉夫為上林令釋之曰周勃張相如

稱為長者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晉夫喋喋利口捷

給哉釋之以晉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

口辯而無其實帝曰善乃不拜晉夫本史記口釋之為廷

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其使騎

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入犯釋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

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致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

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

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

足下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璽得下廷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君欲殺

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廷

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

長陵一抔土手撼之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

后許之杜廣書

召李布乙丑四年上召河東守李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

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李布因進曰臣無功待罪

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

漢文帝

大臣短

賈誼

周勃

造罪

斗粟

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致臣者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

以一人之毀而去臣恐天下有以間陛下之淺深也漢書云絳灌

並无淺深二字上良又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本

傳○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漢書云絳灌

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之事於是天子後

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

上方受釐廟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

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又不見賈生自

以為過之公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出宗書○絳侯周勃

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

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連捕勃治之薄

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史記云書並縮皇帝坐將兵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乃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世本

丙寅五年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更錢於

是物價騰踊米至石萬分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者

公使民得自鑄賈之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雇租鑄銅錫為

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敢雜為

巧則不可得贏首錄有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

禍而法有起世本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

因欲禁其厚利微茲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故不如收之

收謂收之於官人自鑄也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工用器也而可以

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公民為之是与人主共操

柄不可長也上不所出漢志食貨

丁卯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蜀郡憤恚不食死本傳

有作哥之之日一尺布尚可隆一○梁太傅賈誼上疏曰

斗粟尚可春記第二人不相容

漢文帝

本傳云月明如如疆邊也諸侯曰借處臣竊惟今之事勢

淮南濟北皆以逆誅賈誼乃上疏曰

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

背理而傷道者雖偏以疏率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

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矧利

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令

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建久安之

軌成長治之策以幸天下以育群生立聖陳紀輕重同得

後可以為萬世法程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

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非

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王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因齊今吳又見告矣王不遵法法

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九尚

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屠牛坦一朝解十二

牛而芒刃不鈍者其排擊剝割皆解也至於龍解之解

邠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音龍解也

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音龍解也缺則折欲天下之

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便以義國小則

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侯之君莫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地

制一定宗室子孫莫若不王下無背叛之心上无誅伐之

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腹朝變喪而天下不亂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瘳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

屈伸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可痛哭

者此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奇何也上也中

賈誼

大諸侯

句以難

夷者天下之足荷也下也今匈奴嫚侮掠至不敬也而

漢祇致金絮絲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領若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

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

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而上匈奴行臣

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

不博反寇而搏畜菟上治各反請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

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下伸可為流涕者此

也今庶人屋壁得為布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身

自衣皂綈質則衣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綺天子之后以賜其

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拜也拜反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

食之故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正

凡俗

為善邪不可得也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唐君遺禮義樂仁

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弊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之並借父耰鉏慮有德色獲音獲

母取箕箒立而諄語諄音諄抱哺其子哺音步與公併俸

併少婦姑不相詬則反唇而相稽工奚反其慈子者則

不同禽獸者工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

漢文帝

編為陛下惜之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其豈可
不為寒心哉今四維猶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
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備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三維楫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殺周為天子
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其相遠也何三代
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兩郊過朝則下
過朝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二公三
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
此具也及秦則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斬劓人謂割鼻也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誅諂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故諱和彼其所以
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矣
儻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
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懲賞以勸善刑罰
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
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繼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中為人主計者莫
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確於外矣秦

太子

審察

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十百歲而邦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二者
 故矣湯武之定取會審而秦王之定取會不審矣夫天下
 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
 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
 禮樂也子孫數十世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
 令刑罰斷級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
 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
 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
 主胡不引取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君臣如
 階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也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
 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
 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卑不可及也定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不戮辱是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扶冠雖敝不以首履夫貴已在貴
 寵之位天子改容而躡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
 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練先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
 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
 尊貴者之一曰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
 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廢豈不誠
 坐汗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汗穢曰惟薄不恪坐罷軟
 不勝任者不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責大臣必有其責矣夫

猶未片然正以呼之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志利守節，而以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爲，而顧波之父母，故曰可爲長天息者，此也。詔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實，故以此饒上，上深納其言。後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鍾伯敬曰：劉向相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爲庸臣所害，其可悼痛。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詔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主，德色上黃，數用五，又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繫于其術，已疏矣。詔以天年早終，無不至公卿，未爲不遇也。

東坡曰：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蓋聖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灌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年少，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賢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然後唯吾之所欲爲，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遽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失泣至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下永：士生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此大溫公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詔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又興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

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稱而用之典其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所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下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况以不得不害讖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少微家執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元

